

元旦：春来更有好花枝

徐新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元旦，踩着矫健的步伐款款而来，第一轮旭日正从地平线处喷薄而出，掀开了新的篇章。

中国的元旦，据传起于三皇五帝之一的颛顼，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而元旦一词最早则出现于《晋书》：“颛帝以孟春正月为元，其时正朔元旦之春。”即把“正月”称为元，初一为旦。所以古诗中的元旦，不是现在通行的公历一月一日，而是指的农历正月初一。宋代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也有“正月”条目：“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一岁节序，此为之首。”

但是我国历代元旦的月日也不一致，伴随朝代变更亦有变动。夏在正月初一，商在腊月初一，周在十一月初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定为十月初一，汉武帝太初元年时恢复夏朝以正月初一为元旦的纪年方法，因此又称“夏历”，一直沿用于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为了“行夏正，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以便统计”，定正月初一（元旦）为春节，而以西历（公历）1月1日为新年（元旦），但当时并未正式公布。直到1949年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才正式决定采用公元纪年法，将西历（公历）1月1日定为元旦。

古时的元旦，帝王要举办隆重的贺岁大礼，在宫廷宴请群臣。三国时期诗人曹植的《元会》诗云：“初步元祚，吉日惟良，乃为嘉会，宴此高堂。”皇帝认为，元旦这天是良辰吉日，文武百官被视为嘉宾，请到宫殿高堂，参加贺岁宴会。到了唐代，宫廷贺岁活动更加盛大隆重，唐代诗人卢元描述道：“玉座临新岁，朝堂万国臣。火连双阙晓，仗到五门春。瑞雪销鸳瓦，祥光在日轮。天颜不敢视，称贺拜空频。”不但当朝文武官员，外国使臣也应邀参加，坐在远处的人根本看不清皇帝，只是对着那个方向叩拜。

在民间，元旦前后有贴春联、放爆竹、守岁等诸多风俗，处处洋溢着迎接新年的喜悦。西晋的周处《风土记》曰：“除夕之夜，改年更岁，人们终夜不眠，以待天明，称曰守岁。”说明人们格外看重这一天。北宋著名文学家王安石的诗名作《元旦》：“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诗人择取当年时最典型的喜庆场景，真实展现了当年那一幅富有浓厚生活气息的民间元旦迎新图。

新年的喜悦让文人雅士有了抒怀的雅趣，写元旦最早的诗当属南朝萧子云的《介雅》：“四气新元旦，万寿初今朝。”

钟嵘在《诗品序》中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元旦是春气勃发的时节，诗人也跟着自然的律动，以诗鸣之，因此留下了诸多关于元旦的古诗。

诗人们沐浴着新年的清风描绘下了一幅幅乐岁图。唐朝诗人成文翰的《元旦》：“戴星先捧祝尧觞，镜里堪惊两鬓霜。好是灯前偷笑笑，屠苏应不得先尝。”体现了诗人童心未泯与儿孙同乐的喜庆场面。陆游《己酉元旦》描写了一夜细雨融化了残雪，阳光灿烂，晴空一片，阴郁一扫而光，又是何等清新美好，“夜雨解残雪，朝开积雨，桃符呵笔写，椒酒过花斜。”此刻，把酒写联，辞旧迎新，真是一件令人赏心悦目的乐事。清代爱国诗人张维屏的《新年》诗云：“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千红万紫安排著，只待新雷第一声。”不着一“旦”“元”等词汇，却写出了人们贺岁、迎春的无比喜悦。

同样是元旦，不同的心境表达出不同的情感。唐代诗人刘长卿新年这天，正奔波在被贬往南巴的路上，看到千家万户的新桃旧符，合家欢聚，思乡之情自然更切，写下了《新年作》：“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已似长沙傅，从今又几年。”抒发了诗人新年时流落天涯的无奈心情，读来潸然泪下。而诗人戴叔伦正匆匆赶回金坛老家过年，但元旦之夜路遇风雪，未及到家只能孤零零地在驿馆中借宿，长夜枯坐，举目无亲，于是赋诗《除夜宿石头驿》：“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家落悲前事，支离笑此身。愁颜与衰鬓，明日又逢春。”

诗人借元旦佳节抒怀言志也是常态。唐朝的白居易在《元日对酒》云：“众老忧添岁，余衰喜入春。年开第七秩，屈指几多人。”在辞旧迎新之际，大多数人越老越怕添新岁，诗人却与众不同，开心地迎接新年的到来，表达了他年近古稀，不惧衰老、昂首进入新年的乐观情绪。孟浩然《回家元日》曰：“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我年已强壮，无禄尚忧农。桑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田家占气候，自有半年来。”而诗人“无禄尚忧农”的情怀，更是彰显出读书人的高尚品格。北宋苏东坡《守岁》诗中道：“欲知垂尽岁，犹似走壑蛇……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夸。”诗人把即将消逝的一年比作钻洞的长蛇，却无法阻挡，感叹时间犹如流水一般，不论昼夜时刻流逝，今日读来依然有警示意义。

“老去又逢新岁月，春来更有好花枝。”元旦，岁月的驿站，站在陈年的门槛上，轻松叩开了新年的大门。人们饱含着对曾经的留恋和怀念，也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期待，养精蓄锐继续开启新征程，将丰收的梦想绘成一幅幅绚丽的画卷。



寒夜

李艳

我之所以面带笑容，心怀温暖，在寒夜里嬉戏，因为我知道，我走的路，离春天，越来越近了！

1
没有柳絮的窗户开始漏风
被子越盖越薄
那些旧事从角落里冒出来
这是我的失误
我应该在藏起它们时
再往里掖一掖
风刮碎眼里的温柔
落了一地
我想我该给你说些什么
这一年就这么过去了
我竟然没有打开那个盒子
没有让它影响心情
我依然爱这个世上
爱你走之后的这个红尘

2
我写的往事依然是滚烫的
或者说往事依然炙热的留存心头
在这样的寒夜拿什么取暖呢
当风从窗子漫进来
我把走过的路一条一条拿出来
认识的人一个个找出来
我把我看过的风景，说过的话
把你丢给我的罪名
虔诚地清洗一遍

最后，我知道我欠这个人世什么
而这个人世
又欠了我多少

3
凌晨三点
马路上已是人声喧哗车辆疾驰
他们要在这个时辰赶往某个地方

当别人还在梦乡里的時候
他们已经出发
因此
我不艳羨别人口袋里的饱满
我深深懂得
那里面
装着太多寒夜里的冷风

4
很多时候，我都保持沉默
尤其在被风侵袭的寒夜
温暖只有那么多
我担心我张开嘴巴
就会漏掉一些

5
如果我抿紧嘴唇
那些我所珍惜的，会不会
一直都在

6
很多事情是起不起推的
比如你从我这里拿走的东西
它们不属于你
会让你生出异味
这异味，让你总想避开人群。
很多人，也因此避开了你

你不懂
一个人脸上的明媚
是来自内心的坦荡和光明

7
感谢文字和诗歌
是它们
帮我度过一个个清冷的寒夜
并且让寒夜生出明火
就是这一缕明火
让我的人生
有了光亮

千山漫雪(外一首)

冯英

等来了，等来故乡
大别山的一场雪
一片片雪花，以苍穹
为背景，向这片
红色大地奔来

风，刮过每一寸
山峦和河流
青青茶园，站立
一排排茶树，互相问候
互相取暖
打量着，走走的三两只
野鸭将向何处？

我的心绪安宁

借着雪的洁白无瑕
感受世界的静美与祥和
我确信
阳光从高处
洒向辽阔的旷野

麦地

深居于青山绿水中
梅湖畔上的红梅，催动
浪花一个浪就是一个
一首大别山里美少女
转辗反侧的诗

我知道那片麦地就
生长在母亲的菜园
母亲养的雏鸡开始下蛋了
还有八婶家的返青的茶园

春天来
杏花，梨花，李花，樱花
还有麦子花儿
全开了



写作与饮茶

鲍安顺

与一位文友聊到了写作。他说，只有当他想要表达时，那种不吐不快的感觉，让他很是冲动，那就是他开始要写作的时候了，或者说他进入到写作状态。朋友补充说，他的写作都是写心意的，谈的都是想要说的话，道的都是熟悉的经历。总之，所写的人和事，都是真实的，他几乎从不虚构。他望了望我，用手推推眼镜后又说，更确切地说，他的写作就是倾诉，让心灵倾巢而出，说得舒畅，写得痛快，写得潇洒。

我写作三十年了，但从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写作状态。也就是说，我只顾写，像一根埋在泥土里的青葱一样，从不辨别青和绿的。文友的话，让我瞬间思考，闪电似的有了感应。我对他说，真是很有意思，我的写作状态与他截然相反——在写作时，我的主体感觉，好像不是在寻求倾诉。他诧异地看着我，问，写作不是倾诉是什么？我回答，是饮茶，我的写作像饮茶一般，舌尖透香，口腔里也涌动着贪婪的汁水，脑海里搜寻着一个个闪亮的信息与符号。他听了，若有所思，却又很认真地问我，说的挺好，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想说，你是倾诉，而我是在吸纳。我还打个比方说，我在写作过程中注重丰富自己，像在给作品充营养，尽量做到文字无憾，而且内容有分量。

我说的含糊，似乎也只有自己明白。毕竟写作多年，那饮茶的感觉真是妙不可言，如吐故纳新，似风起云涌，更像驰骋疆场在拼杀搏杀，几乎每开始写一篇文章，我都是从零出发，我像是个一无所有的孤儿，在努力寻找亲人和方向。更确切地说，我每次写作，几乎都是在搜肠刮肚，在阅读里寻找下笔的路径，在挖掘与思考中寻觅方向。

倾诉与吸纳，写作与饮茶，到让我想起另外两个词：虚构与非虚构。

我想起多年前，两位写作前辈为散文能不能虚构而争论不休，大有撕破脸皮之势。一说散文不能虚构，不像小说，是必须有真情实感的，为情所动，也有感而发。另一位认为能虚构，通过想象和构思，在精致的叙述中提升境界，开拓视野，发掘人与自然的精彩意义。这场争论，似公婆相争，终究没有结论。后来，我在读到一篇谈“非虚构作品”写作的随笔时，觉得说得很有道理，就是没有完全意义上的非虚构，几乎所有非虚构作品，都是在相对真实的

我们的祖先驯服了稻米
却放过头顶上飞过的大雁
仿佛自己可以设想在肩上长出翅膀
童年用竹竿

一次次把水中的鹅鸭赶上南墙
腊月到了，宗族在暖阳下聚集
一曝十寒的是成香的腊味
而我伸出垂涎欲滴的舌尖



配诗/高峰
摄影/盛近

冬天的那些花儿

汪雨

得儿时母亲说的故事，古时一个送人琵琶四斤的白字先生笑话：“枇杷不是此琵琶，只为当年识字差。若使琵琶能结果，满城箫笛尽开花。”

小区里种了很多梅花树，有腊梅和红梅，红梅刚刚小花骨朵，一般春节后开放。腊梅现在含苞欲放，前几天拍了几张素心腊梅盛开的照片，朋友问是家乡寒梅开花吗？我说：暗香疏影，先开的梅花属于性子急的。拍摄的梅花照片怎么看总是觉得欠缺点什么？应该是那晶莹的雪。“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雪和梅花，相伴相随，是黄金搭档、冬日伴侣。

要说冬日的花，我觉得最漂亮还是雪花，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江山如画。小城的人们对雪还是比

较期盼的，一个冬天也就下几场雪。那晚游泳归来，小城今冬第一次飘起细小的雪花，风吹过，漫舞空中，打开车窗，仰望天空，一阵乡愁，涌上心头。我想乡愁是开在人心里的花朵，年年岁岁，永不凋谢。冬季寒冷，离家游子更加思念温暖的家乡，风雪夜归人，踏雪去寻梅。去年的这个飘雪时节，突如其来疫情，多少游子不能回家辞旧迎新，去年的归乡路漫长，今年飘舞的雪花在歌唱，归来吧，浪漫天涯的游子。2020年那么慢，又那么快！让人憋屈、又让人感动！期盼瑞雪兆丰年，2021年民安国强。

泡澡

赵廷文

老胡是我朋友，周六语音聊天说，唐宫好久没去了，没想到去泡澡的人都要排队，生意好得不得了。复又说，六安啊，吃呀玩呀呀都跟省会差不多，物价高，人还一个比一个神气，会享乐。我说，这不是享乐，与有钱没钱无关。

唐宫我去过，大概七八年前，热气氤氲，装潢考究，宽敞的浴池，碧绿的水清澈见底，墙壁上超大的平面电视，一侧有冷热喷淋。汗蒸，热得过头，呆不上两分钟就让你汗流浹背，搓背10元一次，从耳根脖子，背脊胳膊窝再到脚板心，觉得挺干净的身子，硬是被搓出一坨坨泥灰来。搓好，淋一下，刷牙洗脸，电吹风吹干头发，打上 喱水，穿上宽大的睡袍，就可以到大厅休息了。大厅灯光幽暗，客人很放松，带上耳麦，面前都有小电视，可以随意调看频道。有服务员续水，也有技师修脚掏耳，大家都安安静静躺着，各想各的心思。感觉饿了还可以去餐厅吃自助餐，干稀荤素都有，随意吃，不浪费就好。

类似唐宫的场所城里还有几处，基本上都没去过，有时候觉得一家人一起去休闲下也很美好，只是没去过，因为我不想去过。

1988年我被分配到一家公司上班，办公在皖西饭店二楼，楼下即是皖西饭店的浴池，入秋开始营业，直至来年年初夏。那时的澡堂简陋，一个大池子，一天就换一次水，到了傍晚水就浑浑得不得了，好在有热水淋浴，大池子上来，扭下开关，热水自头顶而下，舒服得很。赶上换水时去，那水就很干净，并且很烫，刚开始手脚进不得水，坐在池沿上，将毛巾浸在水里，然后提溜上来，小心翼翼擦擦皮肤，感觉不爽了再完整覆在身上，周而复始，差不多适应了，才尝试

了叫我把手伸到池外，然后把肥皂冲掉，表舅爷说，淋到外面淋到外面，不要搞到大池子里，后来的人还要洗呢。大气不敢出，一动也不敢动。池里的伯伯们说，这小孩还是蛮乖的呢……

看过《洗澡》这部电影，展示新旧文化冲突，围绕着洗澡，勾勒出种种社会众生相，故事精彩，语言幽默，让人在欢笑之余，领悟到原来洗澡对人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影片中北方澡堂中敲背、拔火罐、喝茶、看报纸等场景如同六安澡堂，潏存听演大明，在南方挣钱，姜武演二明，是个傻子，朱旭老爷子演他爸。电影的结尾，老爷子死去，澡堂要拆迁，经常来澡堂洗澡的人以及大明二明来向老澡堂作最后的告别，随着一块“上善若水”匾被摘下，澡堂轰然坍塌。现在凡是有澡堂的地方基本上都拆了，随着时代的进步，大明二明和我都已被拍在了沙滩上。

眼下正是冬季，每隔几天我都要去浴池泡回澡，每一次洗澡都会生发对“澡堂”的回忆与怀念。忆起老澡堂，人熟、水热、扯闲篇，再冰冷的人都会被泡暖。虽然比起现在的浴池，老澡堂无论是卫生条件还是舒适度都相差甚远，但仍然让人怀念，怀念那种安逸、闲适、质朴的日子，怀念那种自然纯朴的人情味……

俗话说，人老易怀旧，上世纪60年代人，可能真的是老了。

